

夏娃的女儿

(法)巴尔扎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夏娃的女儿

W·巴尔蒙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夏娃的女儿

[法]巴尔扎克 著

陆秉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Une Fille d'Ève

La Comédie humain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娃的女儿/(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陆秉慧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
ISBN 7-02-001862-9
I. 夏… II. ①巴…②陆… III. 短篇小说-法国-近代
- 选集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960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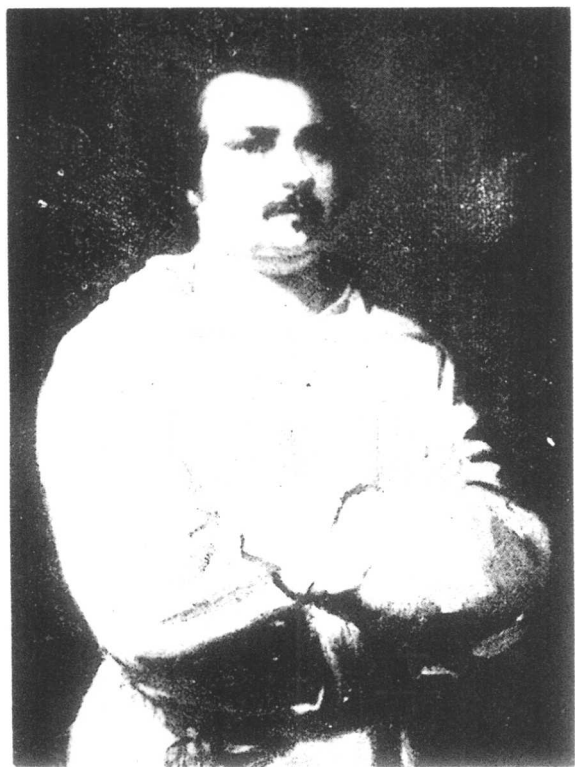
字数 2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8

1998年3月北京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80 元



作者像

目 次

夏娃的女儿	1
信 使	146
家庭的和睦	162
萨拉金	206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	248
玛拉娜母女	269

夏娃的女儿

献给博洛尼尼伯爵夫人

(维梅卡蒂小姐^①)

夫人,还记得吗?有个在米兰旅行的人,他和您交谈时便如同回到了巴黎,得到莫大的乐趣。倘若您还记得这段往事,那么,今天他为了在您身边度过那么多美好的夜晚而把他的一部作品奉献给您以表谢意,您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请求您用您的姓氏保护这部作品,正如过去这个姓氏曾保护了一位深受米兰人喜爱的古代作家^②的好几个短篇小说。您也有一个欧也妮^③,已经长得很美,从她那聪颖的微笑可以看出,她从您身上继承了女性最可贵的禀赋。我相信,这部小说里的欧也妮未能从她可悲的母亲那儿得到的种种童年幸福,您的欧也妮必定都能得到。您瞧,世人都说法国人轻浮、健忘,而我却像意大利人那样忠贞不渝,铭记往事。当我写着欧也妮这

① 欧也妮·维梅卡蒂·塔迪尼(1810—1876),即博洛尼尼伯爵夫人,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七年在米兰与她相识。

② 大约是指意大利短篇小说家 M·班戴洛(1485—1561)。——原编者注。

③ 指伯爵夫人的女儿欧也妮·博洛尼尼。

个名字的时候,我的思绪常把我带回到那仿大理石建造的凉爽客厅,或是维可罗·德·卡比西尼街的小花园,它们曾听到过可爱的欧也妮的笑声,还有我们俩的争论和我们讲述的故事。如今,您已经离开科尔索大街,迁居特雷·莫纳斯泰里。您在那儿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能想象。在我心目里,您仿佛不再置身于精致的摆设之中(当然,您周围肯定都是这些精美的东西),而是像卡洛·多尔西、拉斐尔、提香、阿洛里^①所画的美人那样,她们显得有些抽象,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

如果这本书能越过阿尔卑斯山,它将向您证明作者对您的深切感谢和敬意。

您谦卑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晚上十一点半光景,在圣三会教士新街的一座华丽宅邸里,有两位少妇坐在小客厅的壁炉前。客厅四壁张挂着色泽柔和的闪光蓝丝绒壁幔,这是法国纺织工业近年来的新产品。称得上是真正艺术家的裱糊安装师给门窗配上了和壁幔同一色泽的柔软的开司米帘子。一盏镶着绿松石的银质吊灯,用三根精巧的链子吊着,从天花板中央一个漂亮的圆形花饰正中垂下来。小客厅的所有陈设,直至最细微的地方,都是按同一格调布置的,连天花板也裱着蓝色丝绸,上有一条条折

① 提香(1490—1576)、阿洛里(1577—1621)以及前面提到的卡洛·多尔西、拉斐尔,都是巴尔扎克心目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绘画艺术的代表。

成褶裥的白色开司米长带，如星光般向四处辐射，然后以相等的距离垂在壁幔上，并用珍珠结子扣住。脚下是温暖柔软的比利时地毯，厚得像草坪，亚麻灰的底色，上面织着蓝色花簇。家具全是用红木整料按古时最美的式样雕制，其富丽的色彩与小客厅那种素淡的、在画家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朦胧的基调互相烘托。椅子和安乐椅的靠背全蒙着绣有蓝花的白丝绸，四周镶着精雕细刻的红木叶丛，看上去就像一幅幅玲珑精致的绘画。窗户两侧有两个多层搁架，上面陈列着无数珍贵的小摆设，全都是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工艺品中的奇葩。宝蓝色的大理石壁炉台面上，摆着奇妙的古萨克森瓷器，表现一些牧羊人手持精美的花束去参加那永远不散的婚礼，这是一种德国风格的中国工艺品。这些瓷器围成一圈，中间是一台白金座钟，用乌银镶嵌着阿拉伯图案。壁炉上方闪耀着一面威尼斯棱边镜，镶在饰有浮雕的乌木镜框里，可能本是某个古老的皇家宅邸之物。两张花几上放着几盆色彩暗淡的奇花异卉，这是温室里培育出的弱不禁风的娇贵者，却又是植物界的珍品。这间小客厅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却又缺乏生气，仿佛在等待出售似的。在这儿，你不会看到反映出主人幸福的那种调皮任性的杂乱无章。然而此时此刻，这儿的一切倒很协调，因为两位少妇正在哭泣。客厅的每件东西都像在忍受着痛苦。宅子的主人名叫费迪南·杜·蒂耶，是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这名字就能说明为什么客厅的陈设如此奢华。而从客厅也可以看出整个宅子的概貌。虽然杜·蒂耶是个弃儿，又是暴发户（天晓得他是怎么发迹的），却在一八三一年娶了德·格朗维尔伯爵的小女儿。德·格朗维尔是法国司法界一

位知名人士，七月革命后成了贵族院议员。杜·蒂耶出于野心攀了这门亲事，他所花的代价是在婚约上签收了他并未收取的奁产，其数目与许配给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的大小姐的嫁资同样可观。当初，德·格朗维尔家正是因为出了那笔巨额嫁资才得以和德·旺德奈斯家联姻的。这样，贵族给法官造成的损失由银行家弥补了。要是德·旺德奈斯早知道他三年后将成为某个自称为杜·蒂耶^①的费迪南先生的连襟，那么他也许不会娶他现在的妻子；然而谁能在一八二八年末预料到一八三〇年事件^②给法国的政治形势、财产状况、道德风尚带来的奇怪动乱呢？谁要是当时对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说，在这场社会地位的大变动中他将失掉贵族院议员的桂冠，并说这顶桂冠将戴在他岳父的头上，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疯子。

杜·蒂耶太太蜷缩在炉边一张矮椅里，神态专注。她温存地把姐姐的一只手贴在自己胸口上，不时地亲吻它。她姐姐就是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社交界把教名和姓氏连在一起称呼伯爵夫人，以便把她和她的妯娌侯爵夫人区别开来（侯爵夫人原是封丹纳家的小姐，凯嘉鲁埃伯爵的遗孀，非常富有，后来嫁给了前大使夏尔·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半躺

① 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一书中概述了这个人物的身世。杜·蒂耶原是个私生子，他妈妈——一个被引诱失身的乡下姑娘——生下他后就投河自尽了。他从小由本堂神甫抚养，长大成人后，他向政府申请用出生地杜·蒂耶做了姓氏，这样，从姓氏看，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贵族之后。

② 即七月革命。

在一张半圆形双人沙发上。另一只手捏着一块手绢，两眼含着泪水，强忍住的抽噎使她透不过气来。她刚才对妹妹倾吐了自己的心事，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只有手足情深的姐妹之间才能做到，而这两姐妹正是相亲相爱的。当今世上，像她们那样奇特地出嫁了的两姐妹，完全可能疏远、隔膜，然而她俩深厚的姐妹之情，为何能在双方丈夫互相蔑视、所属的两个社会集团彼此格格不入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从未有过裂痕，也从未蒙上阴影呢？历史学家有必要讲一讲其中的缘由。简要介绍一下她们的童年，也许能说明她们现在各自的境遇。

姐妹俩是在巴黎沼泽区一座阴森森的宅邸里长大的，抚养她们成人的母亲是一个思想狭隘、笃信宗教的妇人。她，正如古话所说，怀着重任在身之感，完成了一个母亲对女儿应尽的首要责任。因此，玛丽-安杰莉克和玛丽-欧也妮直到结婚时——老人在二十岁上，老人在十七岁上——还从未走出过母亲严密看管下的家庭圈子。她们从未看过一场戏，巴黎的教堂就是她们的剧院，母亲对她们的管教和修道院里一样严格。从懂事的年龄起，她俩就一直睡在一间与德·格朗维尔伯爵夫人的卧室相通的房间里，房门整夜开着。每天的时光除了用来梳妆打扮、完成宗教功课以及学习名门闺秀必不可少的课业以外，便是为穷人做些针线活，再就是散步，像英国人在星期天那样一本正经地散步，还不时互相提醒：“走慢点，否则我们就像在玩耍了。”她们所学的知识不超过忏悔师规定的范围，而这些忏悔师都是从最不讲宽容、最严厉的教士中挑选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姑娘在被交给她的丈夫时能像这两

姐妹那么纯洁无瑕。她们的母亲把这一点——也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看成是自己尽到了对上帝和世人应尽的义务。两个可怜的姑娘结婚前从未读过一本小说,至于绘画,也只画过一些人像,居维埃^①会认为这些人像是完全违背人体解剖学的大作,而且在她们笔下,连法尔奈斯的赫丘利^②也会女性化。一位老处女教她们绘画,一位道貌岸然的修士教语法、法语、历史、地理和女孩儿所需要的一点算术。她们的阅读材料都选自经过批准的书籍,如《传教士书简集》^③,诺埃尔的《文学课本》等,阅读是在晚上以朗诵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必须有伯爵夫人的指导神甫在场,惟恐书中碰到一些段落,若不加以前明智的讲解,就会引得她们想入非非。费讷隆的《忒勒玛科斯历险记》^④在这些人看来是一本危险的书。格朗维尔伯爵夫人相当爱两个女儿,一心要把她们教养成玛丽·阿拉科克^⑤那种天使般的人儿。然而两个姑娘却宁愿要一位德行没有这么高、但却更为和蔼可亲的妈妈。这种教育收到了它的效果:宗教像枷锁一样强加在姐妹俩身上,用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它的种种仪式使这两颗年轻纯洁却受到罪人待遇的心感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通过对各种动物的大量观察提出了基本的解剖学原理。

② 法尔奈斯的赫丘利,指保存在那不勒斯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雕像,巴尔扎克把它看作是男性健美的象征。

③ 记述传教士言行的书信集。

④ 《忒勒玛科斯历险记》,费讷隆写的一部教育小说,叙述忒勒玛科斯长途跋涉寻找父亲奥德修的经历。

⑤ 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圣母往见会的信女,专门在巴黎圣心院宣传对耶稣的虔诚。

到厌倦,它压抑了她们的内心感情,它在她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却并不为她们所爱。玛丽姐妹要么将变成傻瓜,要么渴望独立。结果,她们一旦看到了社会,比较了几种思想,就立刻盼望出嫁。不过她们不知道自己有着动人的姿容和美好的品德。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天真老实,又怎能认识生活呢?她们既没有抵御灾难的武器,也没有评价幸福的经验,身居牢笼般的家庭,她们只能从自身得到安慰。夜晚悄声的倾诉,或是白天趁母亲走开的片刻交谈的几句话,有时包含了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思想。两人常常避开众人的视线,互相瞥一眼来交流感情,这一瞥真抵得上一首辛酸伤感的诗。仰望晴朗的天空,闻闻花儿的芳香,手挽着手在花园里兜上一圈,这些小事都能给她们带来无上的乐趣。完成了一幅刺绣也能使她们的心田充满纯真的欢愉。和她们的母亲交往的那些人非但不能启迪她们的心灵,鼓舞她们的精神,反而使她们思想阴郁,心情悲伤。因为这些人都是古板、生硬、毫无风趣的老妇人,闲谈的内容不外乎传教士与指导神甫之间的区别,自己身上小病小痛,以及连《每日新闻》和《宗教之友》^①都不会留意的宗教方面的琐事。至于那些男客,他们的面容是那么冷漠而愁苦,连最炽烈的爱情之火在他们面前也会熄灭。这些人都到了一定的岁数,这时男人一般都变得郁郁寡欢,只对饮食的好坏有感觉,专贪图生活上的舒适。由于只知道履行宗教义务,例行宗教仪式,他们的心已经枯萎了。他们常常整晚整

① 《宗教之友》即《宗教及国王之友》报,创办于一八一五年,是一种兼有文学和政治色彩的宗教报纸。

晚默不作声地打牌。这帮人形成了一个严峻的、古犹太法庭似的圈子，维护着母亲制定的家规，两个小姑娘则被排斥在外。她们非常憎恨这些两眼深陷、整天拉长着脸的人。然而在这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上却明晰有力地凸现出一个男人的形象，那就是音乐教师。当时，指导神甫们认为音乐是在天主教会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艺术，因而家里允许两姐妹学点音乐。先是由在附近一所修道院里教视唱练习和钢琴的一位戴眼镜的老小姐来指导她们，枯燥的练习把两个小姑娘累得精疲力竭。后来，大女儿满十岁时，格朗维尔伯爵指出必须聘请一位音乐教师。伯爵夫人本着妇从夫命的准则同意了丈夫的决定，笃信宗教的女人总是把完成义务视为美德。音乐教师是个德国人，天主教徒，是那种年轻时就显得老气而到了八十岁却好像只有五十岁的人。他那两颊凹陷、布满皱纹、肤色黝黑的脸，还保留着某种天真的稚气。坦诚的蓝眼睛炯炯有神，春天般愉快的微笑荡漾在唇边，银灰色的头发像耶稣那样自然地拢着，给他那心醉神迷的表情增添了说不出的庄严，而且会使人对他的性格作出错误的判断：他会带着极其庄严的神情去干一件蠢事。衣服对他来说只是一副必要的外壳，他对此一向不予注意，因为他的眼睛总是望着高高的云天，当然不会去关心物质生活。这位默默无闻的伟大艺术家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漫不经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和心血献给别人，就像把自己的手套丢在人家的桌子上，把雨伞丢在人家大门口一样。他的手洗过以后看起来还是脏的。他那衰老的躯干很不平稳地安装在两条弯曲的腿上，仿佛向人们证明，人完全可以把躯体当作灵魂的附属物。总之，这是一个

奇怪的人，只有一位叫霍夫曼^①的德国人精彩地描绘过这种人（这位诗人擅长表现那种看来并不存在但却充满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音乐教师施模克，他早先担任过安斯巴赫总督^②的唱诗班指挥。有一次接受虔信测试时，人家问他是否守斋，他真想回答“请看看我这副样子就知道了”，但是怎么能跟虔诚的信女和严厉的指导神甫开玩笑呢？

这位童心尚在的老人在玛丽姐妹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两个姑娘对这位一生致力于艺术的天真而伟大的音乐家怀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她们出嫁后，每人给了他三百法郎的终生年金，这笔钱够他付房租、喝啤酒、抽烟和买衣服。靠六百法郎的年金，加上教课的报酬，他过上了伊甸乐园般的日子。在这以前，施模克感到，只有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对这两颗在冷若冰霜的母教和宗教的禁锢下依然绽开的心，他才有勇气诉说自己的贫困和心愿。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施模克的为人和玛丽姐妹的童年。后来谁也不知道是哪位神甫或信女发现了这个流落在巴黎的德国人。当母亲们得知格朗维尔伯爵夫人自己的女儿找到了一位音乐教师，都来打听他的姓名和地址。沼泽街上一下子就有三十家聘请了施模克。从此，他穿上了带镀铜扣子和马鬃垫子的皮鞋，经常更换衬衣，这表明他到暮年终于出名了。他那天真汉的快活性格过去为

① 霍夫曼(1776—1822)，著名的德国文学家和音乐家。

② 安斯巴赫公国于一七〇一至一八〇六年属普鲁士，一八〇六至一八四年属德国巴伐利亚。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安斯巴赫总督了。

清贫的生活所压抑，现在又跃然于眉宇之间。他会情不自禁地说上几句俏皮话，比如，要是白天泥泞的街道在夜间冻干了，第二天他就会说：小切(姐)们，昨夜毛(猫)把巴尼(黎)的涅(泥)浆给吃掉了。不过他讲的是半德语半法语的土话。能够从他的智慧之花里选择这朵“毋忘我”献给两个天使般的姑娘，他感到非常高兴，因此说这些俏皮话时，他做出一副机敏、风趣的样子，这就使人无法嘲笑他了。他看出两个学生的生活很不幸，便很想叫她们开开心，因此，即便他的样子不是生就的滑稽，他也会故意做出可笑的样子来给她们逗乐；而他那颗善良的心又会使民间最粗俗的笑话变得新颖隽永。用已故圣马丁^①的一句富有形象的话来说，他那圣洁的微笑能把污泥镀上一层金。遵照宗教教育中一条高尚的训言，玛丽姐妹每次上完课以后都恭恭敬敬地把老师一直送到住所门口，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儿对他说几句温存的话，让他感到幸福，她们自己便也感到幸福：她们只有对他才能显露女性的本色！就这样，在她们结婚之前，音乐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另一个天地，正像有人说，俄罗斯农民把梦境当成现实，而把现实看作一场噩梦。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庸俗卑劣的现实生活所侵蚀，不被苦行思想所吞噬，她们整个身心投入了艰难的音乐艺术，直至精疲力竭。然而，醉心于音乐的老农牧神、天主教徒施模克指挥下的天女——“旋律”、“和声”、“作曲”——对玛丽姐妹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奖赏，并以仙姿绰约的舞蹈为她们筑起了一道防御壁垒。莫扎特、贝多芬、海顿、帕伊西埃洛、西马罗

^① 圣马丁(1743—1803)，法国哲学家。

沙、赫梅尔^①，还有一些二流音乐家，在她们心灵中激发了千百种感情，但这些感情并未越出贞洁含蓄的范围，却把她们引入了“创造”的天国，任她们在那儿展翅翱翔。每当她们完美地演奏了几个乐章，她们自己也为之深深陶醉，不禁相互握手，相互拥抱，而老师则称她们为他的圣赛西尔^②。

玛丽姐妹到十六岁才开始参加舞会，而且一年只有四次，还必须是由伯爵夫人看得上的几家举办的。母亲总是再三训导她们，对邀请她们跳舞的男人应该持怎样的态度，然后才让她们离开自己身边。这些训导是如此严厉，以致实际上她们对舞伴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伯爵夫人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们，似乎要从嘴唇的抖动里她们在和舞伴说些什么。两个可怜的孩子赴舞会的打扮是无可指责的：她们身穿长袖细布连衣裙，衣领一直高到手颈，袖子打了无数的褶裥。这种装束不仅遮盖了两个少女优美的体形和风姿，而且使她们看上去有点像埃及的刻蜡。然而这一大堆棉布却遮不住两张因为哀愁而益发显得苍白的脸蛋儿。她们发现人们都以一种温和而怜悯的目光望着她们，很是气恼。试问，凡是女人，不管她多么老实，谁个不想被人倾慕呢？她们白璧无瑕的头脑从未沾染过任何危险的、不健康的，或仅仅是暧昧的思想：她们的心是纯洁的，她们的手红通通的，她们的身体好得要命。两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的天才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帕伊西埃洛(1741—1816)，意大利作曲家；西马罗沙(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赫梅尔(1778—1837)，德国作曲家和钢琴家。

② 传说中保护音乐家的圣女。